

25

这大混乱中他看不到有什么前途，不如避开险恶。他想捡回那个失落的世界，在房东家姑娘身上看到的那令他动心的美，线条优美的脸蛋，修长的身材，那姑娘侧身站在她门槛外，院子里阳光把肉红的耳轮勾画得那么精细，头发丝、眉眼和唇边都仿佛发亮，美好得令他止不住惊讶，却被那姑娘目光中的憎恨勾消了。他想消解这姑娘对他的误解，到邻院去了。他想像那是个清静的庭院，独门独户，同这乱世隔绝的一个小天地。就当他同院里的黄老头没替房管局收过房租，他去邻院交钱，作为找这姑娘的理由。

临街的石台阶上，单扇的小门一推便开了。影壁后不大的院子，出乎他意料，竟凌乱不堪，墙边和房檐下都堆满杂物，台阶上方正屋门口，一个老女人在一个铝盆里搓洗被单，有小孩子在屋里哼哼唧唧哭闹。他怀疑走错了门，正要退出，老女人抬头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来交房钱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住在隔壁院子里，来找房东，我那房原先的房主，好几个月没有人收房租了。”他准备好的解释。

老女人甩掉手上的甩皂沫，指了指边上挂把锁的厢房，便不再理会，埋头使劲揉搓盆里的被单。

他只能推测房东一家也出了问题，连他们住的房子也充公出让了，从正屋赶到边上厢房里，那姑娘目光中透出的仇恨更难消除了，他也没有勇气再去那院作这番解释。

早春三月，他去了北京远郊西山里的斜河涧。从西直门那个主要是货运的火车站上的车。是去西北远郊山区的慢车，货车的末尾挂了两节硬座车厢，学生大串联的热潮已过，空空的车厢里前后只零星几个乘客，他在一个无人的隔档里临窗坐下。火车穿过一个接一个的隧道，在山谷间盘环上行，从窗口看得见喷出煤烟和蒸气的老式车头，拖着一节节货车，这空荡荡的硬座车厢在车尾摇摇晃晃。

在一个没有站台的叫雁翅的小站，他跳下车，望着环山远去的火车，扬旗吹哨的调度员进到路基边的一间小屋里，剩下他一个人站在路轨边的碎石堆上。

还是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来这里义务劳动过，在山上挖坑种树。也是早春，土还没解冻，一铁镐下去挖不起两寸土，几天下来手掌便打起血泡。一次为了打捞浸在河里被水冲走的麻袋，装的是要种的树种，他下到冰冷刺骨的急流中去打捞，差点送了命，因此得到表扬，但共青团并没要他。他和几个都没入得了团的同学，彼此互称“老非”，成立了个剧社，刚做了两个戏，校方学生会的干部找到他们，分别谈了话，虽然没明令禁止，这剧团却再也活动不起来，自动散伙了。

他们排演过契诃夫的〈万尼亚舅舅〉，那过时的美，一个外省小庄园的姑娘，纤细善良，憧憬道：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，美好的人、美好的服装，内心美好，都是过时的忧伤，像烧

掉的老照片。

顺着铁轨在枕木上走了一段，见远处迎面来的火车，他下了路基，朝满是乱石的河床走去。这永定河要不是雨后涨水，或上游的官厅水库闸门不开的话，河水还清澈。

他带林来过这里，拍过照，林身腰娇美，光腿赤脚提起裙子站在水里。之后他们在山上的树丛里野餐、接吻、做爱。他后悔没拍下林躺在草丛中敞胸撩起裙子时的裸体，可这都捉摸不到了。

还能做些什么？还有什么可做的？无需回到他的办公桌前，去照章处理那些千篇一律宣传文稿，没人管束他，也不必造反了，那种的正义的激情莫名其妙，也过去了。冲锋陷阵当了几个月的头头，那种振奋瘾也似乎过足了，毋宁说累了，够了。他应该急流勇退，不必再扮演英雄的角色。

脱了鞋袜，赤脚走在冰冷清亮的水流中。流水涓涓映着细碎的波纹，星星点点的阳光闪亮，头脑时清醒。他想到应该去看他父亲，多时没有家信了，应该趁这机会人不知鬼不觉悄悄去南方一趟，找他父亲弄清楚他档案中关于“私藏枪支”的事。

他赶在下午回到北京城里，到家取了存折，又骑车赶在储蓄所关门之前取了钱，便去前门火车站买了当晚的车票。再回家把自行车锁在屋里，带上个平时上班的挎包，夜里十一点钟坐上了南下的特快列车。

父子两年未见，他突然回到家中，他父亲高兴得不行，特别去自由市场买来了北方吃不到的鲜鱼活虾，下厨房自己动手剖鱼。他爸现今也学会动锅铲，一改他妈去世后郁郁寡言的样子，兴致勃勃话也多，竟关心起政治来了，一再问起从报纸上消失了的那些党和国家首脑。饭桌上喝着酒，他不便令他爸扫兴，讲了些不见报的消息，同时告诉他爸这都是党内最高层一斗争，老百姓无法弄得清楚。他爸说知道，知道，这省里、市里也一样，还说也参加了造反派，他单位里一贯整人的人事科长也靠边啦。他憋了好一会，不得不点醒一下，说：“爸，可忘了反右那时候的教训——”

“我没有反对党！我只是对他个人的工作提了点意见！”

他父亲立刻激动起来，拿酒杯的手跟着哆嗦，酒便泼到桌上了。

“你又不是年轻人，你历史上有问题，你不可以加入这样的组织！你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！”他也很激动，从来没对父亲用过这种语调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？”他爸重重一声把酒杯放下，“我历史清清楚楚的，没有参加过反动党派，我没任何政治问题！当年是党号召鸣放，我只是说要撤掉同群众隔离的那道墙，讲的是他个人的工作作风，我从来没说过党的一个不字，那是他报复！这我在会上说的，许多人在场，人都听见，都可以证明！我那百来字的黑板报稿子也是他们党支部来要的！”

“爸，你太天真——”他刚要辩驳，又被他父亲打断。

“不用你来教训我！不要以为你读了点书，也是你妈太宠你了，把你宠坏了！”

等他这爸这阵发作过去，他不能不问：“爸，你有没有过什么枪？”

仿佛当头一棒，他父亲愣住了，渐渐垂下头，手转动酒杯，不说话了。

“有人向我透露，我的档案中有这问题，”他解释说，“我就是来关照爸的，到底有没有这

事？”

“都是你妈太老实……”你父亲喃喃道。

那就是说，确有其事，他心也凉了。

“当时，刚解放头一两年，发下一份履历表格，人人都得填，其中有武器这么一栏，都怪你妈，没事找事，要我照实填写，我替个朋友转手过卖一支手枪……”

“是哪一年了？”他盯住问，他父亲竟然成了审问的对象。

“早啦，抗战时期，还是民国——你还没出世呢……”

人就是这样招供的，都不能不招，他想。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。他得尽量平静，沉住气，不可以审问父亲，于是轻声说：“爸，我不是责怪你。可这枪呢？”

“转给了银行里的一个同事呀。你妈说要那东西做什么？防身壮胆子呀，那年代社会动乱，可你妈说我枪都不知道往哪打，要走火了呢？就转卖给了银行里的同事啦！”

他爸笑了。

这不可以笑，他说得很严正：“可档案里的是私藏枪支。”

林告诉他的正是这话，他不可能听错了。

他父亲愣了一下，几乎叫起来：“这不可能！都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！”

父子相望，他相信他爸，胜于档案，但他还是说：“爸，他们也不可能不调查。”

“就是说……”你父亲颓然。

就是说，买枪的人如今谁还敢承认？他也绝望了。

他爸双手覆面，也终于明白这意味什么，哭了。一桌还没怎么动过筷子的菜都凉了。

他说他不怪他爸，即使再出什么事，也还是他的儿子，不会不认他爸。“大跃进”过后，那大灾荒的年代，他妈也是因为天真，响应党的号召去农场劳动改造，劳累过度淹死在河里，他们父子便相依为命。他知道他爸疼爱他，他从学校回来浮种，当时把两个月的肉票卖了猪油让他带走，说北方天寒地冻什么营养都弄不到，这里还可以从农村高价买到些胡萝卜。他爸把滚烫的猪油倒进个塑料罐里，罐子即刻萎缩融化了，油从桌上又流到地下，他们蹲下用小勺子一点点从地板上刮起那凝固了的猪油时，都默默无言，这他永远忘不了。他还说“爸，我回来就是要把这枪的事弄清楚，为的是爸，也为我自己。”

他父亲这才说“转买手枪的是我三十多年前在银行的一位老同事，解放后来过一封信就再没有联系，人要在的话，想必还在银行工作。你叫他方伯伯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他非常喜欢你，不会出卖你的。他没有孩子，还说过要收你做他的干儿子，你妈当时没答应。”

家中有张旧照片，要还没烧掉的话，这他记得，这位方伯伯秃顶，胖胖的圆脸，活像一尊弥勒佛，可穿西装，打的领带。骑坐在这穿西装的活佛腿上的那小孩子，一身毛线衣，手捏着一支派克金笔，不撒手，后为这笔就给他了，是他小时候一件货真价实的宝贝。

他在家只过了一天，便继续南下，又是一天一夜的火车。等他找到当地的人民银行询问，接待他的是个青年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，又问到管人事的干部，才知道方某人二十年前就调到市郊的一个储蓄所去了，大概也属于以前的留用人员不受信任的缘故。

他租了一辆自行车，找到了这储蓄所。他们说这人已经退休了，告诉了他家的地址。在

一栋二层的简易的楼房里，过道尽头，他问到系个围裙在公用水池洗菜的一个老太婆，老太婆先愣了一下，然后反问：“找他做什么？”

“出差路过，就便来看望这老人家，”他说。

老太婆支支吾吾，在系的围裙上直擦手，说他不在。他猜这老太婆可能是他家人，便和颜悦色解释，是他老朋友某某的儿子，就是来看望老伯伯的。老太婆连连啊了几声，这才引他到了一间房门口，开门让他进去，然后很客气给他泡上茶，请他坐一下，说她老伴在弄菜园子，这就叫去。

老人拿把锄头进来了，把锄头立在门后，眨着一双耷拉的眼皮，光亮的秃头只两侧还有几根稀疏的白发。他叫了一声方伯伯，再一次说明是某某的儿子，转达了他父亲的问候。

老人边点头，耷下的眼皮不断抽搐，望了他良久，才慢慢说：“记得，记得，记得……老同事，老朋友啦……你爸怎样了？”

“他还没事。”

“啊，没事就好。”

“啊，没事就好，现今没事就好！”

寒暄一会之后，他说遇到一点麻烦，说的是可能会遇到的麻烦，是有关他父亲转手卖过一支手枪的事。

老人低头不知找寻什么，然后手端起茶杯，颤颤的。他说不需要老人证明，只是请他说一说情况：“我父亲是不是托你转手卖过一支手枪？”

他强调的是卖，没说是老人买的。老人放下茶杯，手也不再抖了，于是说：“有这事，好几十年前啦，还是抗战时期逃难嘛，那年头，兵荒马乱，防土匪呀，我们在银行做事多年，有点积蓄，钞票贬值呀，都换成了金银细软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有根枪以防万一。”

他说，这父亲都说过，也不认为这有什么，问题是那枪的下落至今一直成了悬案，他父亲私藏枪枝的嫌疑也转到他的档案里了，他说得尽量平实。

“都是想不到的事呀！”老人叹了口气，“你爸爸的单位也来人调查过，想不到给你也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”

“还不至于，但是一个潜在的麻烦，为了应付有一天发作，好事先心里有数。”

他再一次说明不来调查，摆出一副微笑，让老人放心。

“这枪是我买的，”老人终于说了。

他还是说：“可我父亲说是托你转手卖的——”

“那卖给谁了？”老人说。

“我父亲没说，”他说。

“不，这枪是我买的，”老人说。

“他知道吗？”

“他当然知道。我后来把它扔到河里去了。”

“他知道吗？”

“这他哪里知道？那已经是解放后，社会安定，谁还留这东西做什么？我夜里偷偷把它扔到

河里去了……”

他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
“可你爸为什么要说呢?也是他多事!”老人责怪道。

“他要是知道这枪扔到河里去了……”他替他父亲解释道。

“问题是这人也太老实了!”

“他可能怕这枪还在,怕万一查出来,追问来源——”

他想为他父亲开脱,可他父亲毕竟交代了,也连累到这老人,要责难的还是他父亲。

“想不到,想不到呀……”老人一再感叹,“谁又想得到这三十多年前的事,你还没生下来呢,从你父亲的档案又到了你的档案里!”

在河床底连渣子都锈完了这支不存在的枪,没准也还留在这退休的老人的档案里呢,他想,没说出来,转开话题:“方伯伯,你没有孩子?”

“没有。”老人又叹了口气,没接下去说。

老人已经忘了当年想要收他当干儿子的事,幸好,否则老人的心情也得同他父亲那样更为沉重。

“要是再来调查的话——”老人说。

“不,不用了,”他打断老人的话。他已经改变了来访的初衷,没有理由再责怪他们,这老人或是他父亲。

“我已经活到头了,你听我把话说完,”老人坚持道。

“这东西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吗?不是锈都锈完了吗?”他凝望老人。

老人张嘴哈哈大笑起来,露出稀疏的牙,一滴泪水从那下垂的眼皮下流了出来。

老人同他老伴张罗,一定要留他吃饭,他坚持谢绝了,说还得回城里退掉租的自行车,赶晚上的火车。

这位方伯伯送他出了楼,到了大路口,一再挥手,叫他问他爸好,连连说:“保重!保重呀!”

他骑上车,等回头看不见老人的时候,突然明白过来,这番查证多此一举,有个鸟用?